翠袖乾坤

莫文蔚：黃金盛女人板

查小欣

莫文蔚守信，在意大利舉行了婚禮，在法國度完蜜月回港，便實踐婚前諾言，來電台做婚後第一個專訪。

絕少見到莫文蔚如這次訪問般愉快，全程一個多小時笑個不停，她告訴我丈夫Johannes姓Naterer，她即是Mrs. Naterer。

成為人妻後，莫文蔚的最大感受是整個人踏實了，很有安全感，就如背後有個大靠山，從與莫文蔚的傾談中，我很覺得J照顧得她很好，就如大哥哥般呵護她，她承認：「你形容得很對，我很幸運，在家我有哥哥疼惜，出嫁了又有丈夫照顧我。」

十二月十八日，Naterer伉儷將於香港一個私人會所補擺結婚酒會，好讓親友們認識J，之後兩人便飛赴J的家鄉德國，與J的家人度聖誕，除夕前莫文蔚會趕返香港做跨年騷。

J獲公司調派到英國倫敦工作，莫文蔚亦以英國為家，但為了工作會東、西兩邊走，難得丈夫已有兩女一子，不會迫她生孩子，莫文蔚在工作上有很大的自由度，「但我也會有分寸，不可能像以前般機動性，今日通知後天出發去工作，現在一切要有周詳安排，務求做到事業家庭兩兼顧。」

文化差異，相信外籍人士才會給另一半如斯大的自由度。

莫文蔚出嫁時，有關的報道都將「黃金剩女」冠於她頭上，她介意嗎？莫文蔚不諱言：「我簡直是黃金剩女掌門人！我覺得我是個很好的例子，如果剩女想結婚，別放棄，總有一天會做到，我希望可以給各位女生們一個鼓勵。」

我已婚，但對於「剩女」二字極度反感，覺得充滿貶意，似是指剩餘下來沒男人要的意思，難道女性就不可以抱獨身主義，自主地拒絕結婚？又或是寧缺無濫，遇不上Mr. Right便不嫁？「剩女」是個很男性霸權的形容，似是指女性沒男人要是個悲哀，事實是嫁錯郎才是悲哀。

如果未婚，仍然能活出精彩，那不是甚麼剩女，是「盛女」才對。

天言知玄

玄學也要進化

楊天命

最近和朋友談起一個有趣的話題：若從畫像比較唐代與明代的城市及人民生活風貌，你會發現畫像給人的感覺大同小異；但若比較清朝初期與我們今天的生活習慣，你卻會發現當中有着天壤之別！更特別的，是唐代與明代可是一個橫跨了一千多年的悠長時空，但清代與我們生活的二〇一一年卻相距最多不過三百多個年頭！

到底是什麼如此快速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呢？我想這大概與工業革命的發生，科技因此而突飛猛進，機器取替了人手進行高速生產有莫大的關連，皆因它不但帶來了物質上的轉變，更在精神、階級及制度上改變了社會。當然天命並非歷史學家，在此實不宜班門弄斧，不過這想法卻令我想起玄學實在不能不大力隨時代進化！

可不是嗎？以風水學為例，它是講究環境的學問，但現在的城市風貌與當年如此大不同，不演進又如何適應新環境呢？命理學呢？一些舊觀念也非變不可，例如以往將四處走動的命格視為下等，皆因在古代，漂泊的生活並不常見，不過在現代人的生活中，走遍地球卻已不是什麼新鮮事，它甚至是事業成功，日理萬機的代表！

另外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例子，則是來自女性的面相：過去，鼻子為女生面上的夫星，皆因在古代，女人的生活所有也是來自夫家。不過，時至今日，女性的社會地位及所得的機會在不少方面已和男性平等，所以女性的鼻相也應跟男性一樣被視為面上的財星了。

那麼我們應如何觀察女性的夫運呢？我想應從鼻形加上兩顴的配合，再看眼尾的奸門或是其中之一法——這種玄學上的變通，正正就是這學問要不斷進化的有趣地方，也是玄學家必須不斷自強的挑戰！

琴台客聚

喬布斯與辟谷

彥火

喬布斯愈來愈深信，本能是一種較高的知識水平。他在科特基宿舍上方一個僅夠容身的地方鋪了塊印度粗棉地毯，經常焚香打坐冥想。

喬布斯後來跑去印度朝聖。他從印度回來後，嗜愛上阿諾德．埃雷特的著作。埃雷特是生活在十九世紀的普魯士人，在他的專著中，有一部叫《非黏液飲食治療學》（The Mucusless Diet Healing System）。

這部著作的作者指出，精神疾病的緣起是「大腦內部的氣體壓力」，可以用禁食醫治，肉、酒精、脂肪、麵包、土豆、米飯和牛奶等要千萬遠離，碰都別碰。他甚至列舉了特殊的「黏液去除劑」，如無花果、堅果和綠洋蔥，還有碾碎的辣根和蜂蜜的調和物。

喬布斯對此深信不疑，他自己則身體力行，還鼓勵他的朋友效法。

喬布斯也染上「禁食」的習慣，他要讓腸胃休息。他曾對朋友說，他禁食一段時期後，感覺非常好，他說道：「過了幾天，你覺得自己狀態很好。過一個星期，你感覺棒極了。你的腸胃無需消化各種食物，這給了你無窮的活力。我的身體非常壯實。我覺得早上從床上爬起來，只要願意，隨時可以拔腿出發，一路走回舊金山。」

喬布斯的「禁食」有點似東方人的「閉關」，中國道家有「辟谷」的說法，後者在一段特定的時間內，只喝水而不吃東西。道教認為，人食五穀雜糧，要在腸中積結成糞，產生穢氣，阻礙成仙的道路。《黃庭內景經》云：「百穀之食土地精，五味外美邪魔腥，臭亂神明胎氣零，那從反老得還嬰？」

其實喬布斯在青年時代，便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。他喜歡浮想聯翩，神遊太虛，追求一種飄渺的境界。

喬布斯在大學期間認識一位曾吸過毒、坐過牢的羅拔．弗里德蘭（Robert Friendland），弗里德蘭在喬布斯三餐不繼的時候，曾熱情幫助過他，喬布斯也不因人廢言，與他成了好友。

對於喬布斯的印象，弗里德蘭回憶道，在校園，年齡偏小的他一直赤腳走路。他是校園裡的一個年輕人，「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偏執。只要他感興趣的，不管是什麼，最後往往要走到非理性的極端。他不是那種好說話的人。他有個特點，喜歡目不轉睛地盯着說話的對象。他眼珠子一動不動地盯着對方，提出一個問題，等着聽到答覆，讓人受不了，不由地把視線挪開。」喬布斯自年輕時便有一種咄咄迫人、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蠻勁。

一九七四年，喬布斯便厭倦大學生涯，他從他的朋友口中，聽到有關印度的神奇詭秘的故事，他便心焉神馳。

後來他乾脆中途輟學，認為憑藉他對電子遊戲的認識和所掌握的技術，應該可以找到一份工作，掙夠錢他可以去印度探秘。

他從分類廣告找到雅達利公司（Atari ST），然後要求這家公司聘請他。雅達利公司接待員迄今回憶起這樁事，說他太邋遢了，說話跳躍性太大了。

喬布斯為使人注目及受聘請，他使了一個小聰明，聲稱曾參與製造惠普三十五計算器。

他說，他能把惠普四十五設成秒錶。他暗示他在惠普工作。並賴着不走。終於獲得以時薪五美元的聘用。

喬布斯沒讀完正規大學，之前也沒有正式打過工，不免受到蔑視，而且脾氣奇差，看不慣那些工程師的嘴臉，罵他們「狗屎」。

他還振振有詞地說：「有些工程師實在不高明，我比他們大部分人都強。我之所以冒出來，唯一的原因是那些人太差勁兒。再說我本來還不是真正的工程師。」

不修邊幅的喬布斯，加上把酸奶當午餐，不洗澡，已被同事視為異類，沒有給他好嘴臉看。

喬布斯並不介意外人的看法，埋頭他的電子創新，終於成就了一番事業。

（二之二）

請讓老人享受夕陽餘暉

百家廊

王大慶

一個秋天的黃昏，夕陽的光輝將小區公園染成一片金色，幾個老人坐在條椅上，神情淡然，靜靜地看着四周，從表面看應是一幅讓人神怡的晚景圖。然當我走近他們，和他們交談後，才發現他們的內心世界是那麼的孤寂淒涼。

73歲的胡大爺每月有1700多元的退休工資，有一套兩室一廳的住房。原來老伴在時，老兩口兒早上一起去晨練，有說有笑地去買菜，找一些樂事逗逗趣，生活得倒也有滋有味。老伴走後，對胡大爺打擊很大，人一下子蒼老了許多，跑路都有些走神。一天他到菜場買菜，回家時竟走錯了樓幢，敲了別人家的門。早晨他再也沒興趣去晨練，匆匆買了菜，回到家中就睡在籐椅上發癡，沒有人跟他說話，他一張報紙看半天。下午更難捱了，無所適從不知幹什麼好。無聊之極，他有時也到小區廣場上坐坐、溜躂溜躂，可心裡總是感到空蕩蕩的。晚上躺在床上更是徹夜難眠，頭腦裡恍恍惚惚盡是老伴的影子，有時實在睡不着，只好服安眠藥。兒子在外地搞產品推銷，一年很難回幾次家。胡大爺曾央求兒子每周末往家裡打一次電話，才開始兒子也很守約，可時間一長又擱置腦後，也難怪，業務上的事太多。有時胡大爺思子心切，主動拿起電話想和千里之外的兒子聊聊，可沒聊上幾句兒子以事多為由又掛了。胡大爺說，他並不缺錢花，到了他這把年紀，錢再多也沒有用。他就是想經常看看兒子，說說話。最起碼兒子平時隔三差五能主動打電話問候一番。「老嘍，一個親人都見不到，平時連親人的聲音都難聽到，可憐啊！」說着，胡大爺擦拭起眼角的淚水。

■孤獨的老人。　網上圖片

我一邊安慰胡大爺，一邊勸他可以試着再找個老伴共度夕陽。可胡大爺連連擺手，說他不是沒有動過此念頭。三年前他認識了60多歲也是喪偶的蔣婆婆，兩人談得很投機。經過多次交往，彼此都產生了走到一起的念頭。但雙方的兒女都堅決反對他們梅開二度，蔣婆婆的女兒聞訊後還把老人的戶口本藏了起來。蔣婆婆表態把房產過戶給女兒，卻仍不能解決問題，因為女兒說母親如果要跟胡大爺結婚，她以後就不盡做子女的義務。而胡大爺兒子聽到父親要再婚也變得不可理喻起來，其理由是這樣做對不起已故的母親。這重重障礙使胡大爺最終還是沒能和蔣婆婆走到一起。

董大媽今年61歲，守寡已經8年，女兒早已出嫁，她孤身一個住在男人單位的一間宿舍。和她聊時，她不時看着手腕上的錶。我說你有什麼事嗎？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說，她坐在這裡是等着接上幼兒園的外孫女回家。她說外孫女在她這裡生活，上下午要接送她去幼兒園。我說你女兒呢？她怎麼不管孩子，還讓你受累。她笑起來，說帶孩子是自己爭來的。為此，女婿還有些意見，說這樣不便於輔導孩子。好在雙休孩子回到她父母身旁。我說，你幹嗎替自己找累？董大媽連連說，不累，不累，沒有孩子在身邊才累。

董大媽告訴我，丈夫死後，她一個人感到太孤單，太無聊。沒有一點生活的樂趣。有個外孫女在身邊做做伴，好多了。我問她有沒有想過再找個男人。她說，在丈夫死後的第三年，她在幾個老姐妹的慫恿下，也曾冒出找個老伴一起度晚年的想法，女兒也表示能理解。無奈自己的容顏一般，介紹的幾個老男人都沒有成功。時間一長，自然沒有了那份「性趣」，死了那份心。

我問她有沒有想過去姑娘家生活，她連連搖頭，說即使女婿同意她也不去，因為那樣不自在。女婿畢竟隔層肚皮隔層牆，自己有一份退休工資，吃穿不愁，沒有必要到女婿屋簷下生活。

我說，外孫女終有離開你的時候，那時你怎麼辦？她胸有成竹地說，她和外孫女說好了。等到外孫女結婚生孩子，她只要有精力還幫她帶孩子。

68歲的劉阿婆則又是另外一番情景。她是事業單位的退休幹部，有一套福利分房。物質生活很好，但精神生活卻不盡人意。她43歲那年和丈夫離異後就一直未找其他男人。離婚後的傷痛使她失去了再婚的激情，她不願再將自己托付給男人，只想獨自平平安安地度過餘生。由於生理上的原因，她沒有生育，長時間的孤寂養成了她沉默寡言不合群的性格，在單位工作時她沒有朋友，退休後更是沒有人上門，她不喜歡跳舞、打麻將，也不願學，成天把自己關在家裡聽電視機，有時晚上睡着了，電視機卻還開着，難怪她家的電視機經常要維修。其實，了解內情的人都知道她開電視機並不是看畫面，只是圖個聲音能排除空虛和孤寂。退休前她曾向領導要求能留用，不圖其它，只圖精神上有個寄託，但領導婉言拒絕了。因單位本身就人浮於事，怎能再留用一個退休的人。

退休後她也試圖換個活法。拿出了部分積蓄外出旅遊，但每當看到錦綉河山下自己孤寂的身影，就感到不是味兒。特別看到別人成雙結對有說有笑就更傷感，就不願再旅遊下去。

孤寂的她真的不知道自己怎麼個活法，就像失去航標的船孤零零地在大海上飄蕩。

孤寡老人（即60歲以上喪偶、未婚、離婚而獨身的老人）是我國龐大的老年一族中一個特殊的群體，根據相關資料推斷，目前，我國的孤寡老人超過5000萬。應該說通過政府的不斷努力和社會保障體制的不斷完善，絕大多數孤寡老人的經濟沒有問題，就是精神孤獨。而孤獨的結果，不僅會產生各種愁情，形成種種禁閉，同時也會使自己孤陋寡聞，頭腦自我封閉起來，形成精神空虛。一個人精神空虛了，行動上就會混亂起來，哪還會有絢麗多彩的晚年？

如何讓孤寡老人也能有親情的撫慰和充實的精神生活，需要社會上下共同努力，對他們投以更多關愛的目光，讓他們也能快快樂樂享受夕陽的餘暉。

杜亦有道

疑似傷痕文學

阿杜

文革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正式揭開的，但五八、五九年大躍進三面紅旗失敗全國面臨大饑荒，為掩飾躍進過失發動起交心運動整風反右之時，那已是文革之前奏了。

阿杜五九年時是個特殊學生，聯考時經取讀入了廣東師大中文系，但因高中時已入了廣東青年隊為省足球代表，廣州體院又根據本人是國家二級運動員徵入讀體院運動系足球部，於是上級特許上午在體院受訓，下午回師大中文系讀半天，只要交得出功課報告和政治心得便有自主權。五九年時因每天在飯堂自由飲食中盛半盅白飯返師大宿舍，我們住的是十二人宿舍雙人碌架床密排，室友每晚等着俺回來，他們把半盅米飯用小米銻鍋燒開成粥，全宿舍十一同伴作消夜充飢，這種生涯半年相安無事。誰料快到學期尾系方共青團接命發起反壞反右運動，吃粥燒粥最賣力的宿舍組長帶頭寫我大字報「涉嫌偷盜國家糧食」「對現行制度不滿借特權搞小圈子」「穿了省運動員運動裝到處招搖濫用國家資源……」大字報貼滿碌架床像人造蚊帳，再下一步是揪去公開批鬥台上下跪寫悔過書等等，更進一步是下放牛棚勞動改造，大學生涯也就完了。

正在此危難邊沿，體院體委突下令召集足球隊歸隊，赴武昌中南體育學院集訓一冬。一紙國體委級公文宿舍小團委噤若寒蟬，本人一聲不發歸隊北上集訓去，集訓完畢到鄭州參加第一屆中國全運會，年底又赴北京參賽。回穗後文革展開，本人申請赴香港看望急病之「家長」（早便父母雙亡報了家姐為「家長」多年），就此一走在香港這資本主義社會混泡了半世紀。回首往事半生一點也沒有碌碌無為，而是恍如一場秋夢，今日有懷書此半生險歷，是不是一段傷痕文學呢？

隨想國

萌

興國

根據電腦打字的大易輸入法，打個萌字，會顯示的接續字有「生、芽、起、發」，所以，字義相當明顯，就是大家了解的植物初生的芽，事端開始的時候。萌的意義，例外而不易明白的，是周朝有一種管理殺草的官，他們做的事就是「春始生而萌之」。這個萌字，解釋為用鋤頭把草鋤掉。另一個是通「氓」，即是指黎民百姓。

在一個新聞研討會上，有講者講到一個詞：賣萌。旁邊的朋友問我是什麼意思，我乍看並不懂，便示意朋友聽下去，因為我想講者大概會解釋吧。想不到講者認為我們都懂，並沒有解釋。於是研討會後，我一直用上述對萌的解釋試着去了解賣萌的意義。但是想來想去，賣來賣去，也賣不出個所以然來。

因為講者來自內地，心想這大概是內地流行的詞吧，於是，上網絡查詢。果然有賣萌一詞。

看了之後，才豁然明白，原來賣萌的萌，是萌起於文化交流，是來自日本的漫畫，也就是說，咱們用的是日文的萌。日文的萌，有日本精神科醫師說，可以稱之為「腦內戀愛」，是對漫畫中虛構的角色產生戀愛的感情。所以這個日文的萌，其實也是中文的萌，只不過萌的不是植物的芽，而是對虛構人物萌生出愛意。

所謂萌，亦即被漫畫人物的可愛「萌」（迷）倒了。所謂賣萌，即是指裝出來的可愛，但是裝出來的可愛，是為了吸引看漫畫的人，實際做不做得到，就不一定了。

由此我得出結論，就是我和朋友都老了，因為既不看漫畫，更不會去看日本漫畫，這樣的潮語，還需要學習才能弄懂，想在年輕人面前裝「萌」，也萌不起來啊。

路地觀察

花墟變身

湯禎兆

近來因為旺角大球場的重開，於是也惹來一時的鬧哄哄，由街坊阿叔圍攏聚話當年，到重建後球場以及看台的硬件對照，都成為消閒雜扯的娛樂焦點。我不是花墟人，印象中入旺角場看足球的次數也少之又少，相信球場重建後，使用球場的停車場服務（入口由花墟道改至界限街）會遠遠高於購票入場的機會，但對它的重生始終仍是帶有一定的期盼。

其實花墟的變化，早已默默進行。不少街坊都會記得太子道西及洗衣街的十字路口，一向是某車行的陳列室所在地。但自從陳列室關閉後，附近舖位最近改為租給食肆，舖前空地也一度改建成小市墟，讓出售不同精品的小店主可以在此展示貨物，連帶鄰近食肆又架起露天的茶座，於是一個充滿活力生氣的小商集便建構而成。

大家都知道花墟一帶是香港地道文化的集中地，由雀仔街、花墟乃至金魚街都是庶民色彩濃烈的地方。不過出入花墟的人都不難發覺，在那裡遊逛難生閒情，除了人多擠擁之外，更重要就是沒有喘息的停坐空間。我說球場重開停車場很重要，駕車人士相信都曾體會過花墟道的亂象，唯其有合法的泊車空間，閒情才可油然而生。

而且在花墟的區域中，只有一些街坊式的茶餐廳，想喝杯像樣的咖啡，大抵也不是一件易事。小市墟的出現，簡言之就是把西貢的悠閒風情，移植至太子的鬧市中。

雖然附近車水馬龍，空氣質素不見得盡如人意，但在一個懶洋洋的周日午後，於花墟買一兩束鮮花，再信步閒逛過來在露天茶座休息一會，已經屬不太奢侈的都市周末享受了。

社區的活力從來都並非由上而下所能建構而成，無論硬件有多完備，最重要還是使用者的出入往來。花墟的小變身，透過人流的多寡及使用者的不同成分，足以令我們知道正朝健康的方向發展。

希望彼此珍惜，令匆忙的鬧市可以多一片綠洲供人喘息。